

人间真情

海军师傅

马华林

钱海军与我是十多年前就相识的。那时我是《少年日报》慈溪记者站的顾问，曾应邀参加少先队与钱海军等劳模的联欢活动。不过，这仅是议程的安排，况且我不擅交际，自然也无友兄般的交集。此后虽也几次在公众场合见面，双方亦只是“海军早”“老师好”地寒暄而已。

让我领略钱海军的忘我境界，感受钱海军的矢志坚守，缘于几年前他的一次零距离的上门服务。

2016年的暮冬，我那书画院的日常用电不知何故常短路，市民服务热线派来的师傅虽数次检修，但由于建筑面积大，十多年中又几经装修，电路系统已被搞得杂乱无序，维修的师傅找不到短路根源，只能治表以应付。有时修好才没几天，老病依旧复发。

那天是周日，下午书法课结束到晚饭后还好好端端的，六七点时，忽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又是讨厌的触保器作祟，灯光瞬间熄灭，空调随即停转。正在忙碌时，供电局的张立军带着书法新作找我评点。军人出身的老张是局里的工会主席，为人热诚耿直，又写得一手好字，是我三十多年的老友。他推开大门，见屋里黑咕隆咚的，心生诧异。待问得缘故，当即表示，明天他会联系局里的师傅过来看看。

次日，从早晨到午后，直至夕阳西下天色黄昏，也未见电工过来。我与陆潇乐抓紧整理着笔墨书册散乱的案台，心想老张可能把那电工之事给忘了，不然，怎会一点信息都没呢？

焦虑之际，从楼下传来喊叫声：“喂，马老师在吗？”“我在楼上”，我闻声应答。心想，一定是维修的师傅到了，便快步下楼迎接。就在梯道拐弯处，我借着落日的余晖向前一看，顿时惊喜万分：站在大厅喊我的，竟是“感动慈溪”的道德模范钱海军！

这海军，人倒是，个子不高体格健，隆冬还穿着夏时裳。我看他，铁肩劲膀，为的是初心担当；慈眉慧目，洒一腔甘霖春光。

今海军师傅亲自过来攻坚克难，真是做梦也未想到！我赶紧上前，激动地接过他那有点几分量的工具箱。

听他说，下午已跑了几个地方，刚刚还在城西的老人住宅设线装灯泡，知道我这边有许多人要上课习字，隔三差五地断电一定是烦恼，就趁天还未黑直奔这儿。兵不待歇，打开箱子立马干上。

街上溯风凛冽，室内寒气逼人。我们几个一身冬服围观操作也觉着有点冷，可钱海军这薄不容再的单衣，能御得了这腊月三九的严寒？

“海军师傅，我去给你拿件衣服来。”不忍看他挨冻操作，我想上楼为他找件合适的衣衫。“不冷！”他头也未抬，斩钉截铁的语气刹住了我移动的脚步。早就耳闻钱海军外出执勤，无论地冻天寒都穿着短袖，今亲眼见之，绝非虚传！

深冬白昼短，须臾天色晚。我让小陆打着手电为海军照明。书画院房间厅室多，电视空调廿余台，灯泡更如满天星。那体积硕大的配电箱，密集的空气开关连着一缕缕绕来弯去让人眼花瞭乱的电线。海军师傅逐一检点，时而踮脚时而蹲，楼上楼下测感应。往返折腾身发热，毋须忧心受寒冷。

慈溪习俗，师傅上门来做工，先是热茶再是烟。我忽地想起还未给海军倒杯茶水！

“小陆，快给钱师傅泡杯茶来。”我说着就拿过小陆的手电，要他快去楼上取茶拿烟。

“不渴。”钱海军依然全神贯注埋头处理，语速迅速地甩出两字。小陆便径自将那烟与热茶轻轻地放在他的身边。

不知不觉已是晚餐时间。

“海军师傅，我们还是先吃饭吧。”我提议海军暂停手中的活儿。

“不饿！”回答肯定而有力。

他可能惯于连续作战，不想中途麻烦地地洗手吃饭，但多久方能修好我们心中没底，如果还得干上一两个小时，让他饿着怎能不影响身体？

“那给你下一碗面吧。”我迁就着把饭餐的档次降到了点心级，谅他应能接受不会拒绝。

“不用！”回对的口气竟是这般生硬，简直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！

不用管他吃与不吃，我电告三楼速予办理。稍顷，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了海军近侧的台面……

两三小时内，海军忙活不停毋歇片刻，那杯茶没喝一口，那包烟原封不动，那热腾腾的鸡蛋面早已冰冷。

待到故障被排，时针已逾八点。海军面对开关箱，接好最后一根线，便以迅疾的动作将键闸向上一推，刹那间，满堂放光，百灯齐辉！

“好了。以后再有什么问题，就打电话过来。”海军边说边利索地整理好摊子，满是油污的手拎起工具箱迈腿走向大门外。

“海军师傅，多少辛苦钱？”这么长时间耗神费力的检修，又配进了几个零件，服务费需多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“不要不要！”钱海军连连摆手，脚步加快。不远处，马路旁边停着他的黄色工具车。拒不收钱还贴配件，那怎行？

“钱师傅稍等”，我试图让他停留一下，等不得他的反应，随即转身急返楼上，匆匆找了一盒红茶紧追过去。但见海军已微笑着坐在驾位关上车窗开启助力，茶盒没法投入车内，只得眼看着他驱车融入滚滚车流中。

我提着茶叶，迎风伫立，“海军师傅海军师傅”地默默念叨，目送车子慢慢消失在视线中。深深的歉意和感动的温暖涌上心头。

……

新城大道，灿亮如昼；高楼林立，灯火万家。书画院对面的人民公园，传来广场舞一阵阵欢快的节拍。

人们在烟火中寻找生活，在舌尖上栖息诗意。

开春后，一些从灌从旧枝、老树干杈、枯草茎上抽出的新芽嫩头，也能做成一道道菜肴或加工成成品。村人常采的有杞脑、椿芽、蕨菜和茶叶等。这类野生食料采天地之灵气，吸日月之精华，气质特异，春味浓郁，我们这些喜动、猎奇的孩子也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，当仁不让地接受大自然馈赠的应时礼物。

杞枝脑

枸杞为野生灌木，叶子青青，细刺尖尖，枝条儿悠然倒挂，随风曼舞，有点像春姑娘的长发，飘荡在村前屋后的山坡上、路河边和海塘上。其枝蔓上抽出来的春芽，以及夏花凋谢后所凝成的秋果，小时候我都采过、尝过，个中滋味至今依然清晰。

习习春风浸润山川，濛濛细雨沁入旷野，那枸杞旧枝也被阵阵春雷惊醒，萌出绿茸茸的顶芽、新梢、嫩叶来，乡人称之为“杞枝脑”。我们折它时，一般每枝只取其一枚顶芽和三四片新叶，手势与采茶叶差不多。一簇枸杞能够掐得十几枝嫩苗，三四丛下来可获松松一小筐。男孩子不留指甲尖，折了几枝后，汁液就把手指染得黑黢黢的，一时还洗不清爽。我心粗性急，采摘时被横生的细刺扎痛过手背、手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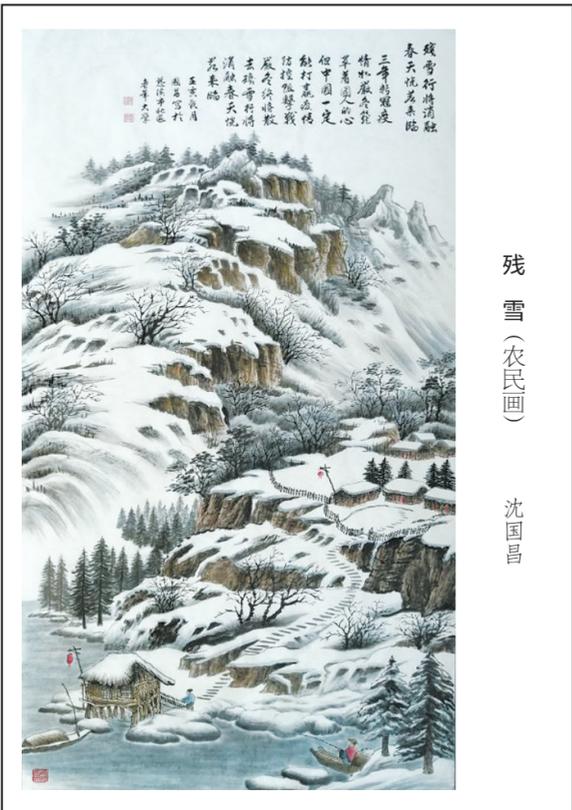
我采摘“杞枝脑”的次数，比挑木兰、荠菜要少得多。记得有一次，在特定的场景中与之邂逅，我却不敢贸然动手。村北路口处，并排埋放着好几只露天粪缸，旁边冒出了两簇枸杞，可能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吧，枝条生得特别茂盛，叶子也翠绿青亮

《野物觅食记》之二（上）

的，刚抽出来的新嫩枝格外壮实诱人。当我一靠近这个巍峨的地方，就犹豫、犯难了，这臭气熏天的枝叶脏不脏？可不可以吃？采，还是放弃，着实纠结了一番。最后，在心理作用的驱使下，还是选择了离开，可心里真有点不舍。

“杞枝脑”为当地一味时令菜蔬，色泽葱翠，焯水后可凉拌，也可油盐清炒，还能煲汤。入口时，有点隐隐约约的清苦感，转而，却又飘逸出些许淡淡的甜意，仿佛携带着一丝了悟，回味悠长。怪不得有人把它与荠菜、马兰并称为“春野三蔬”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一回中，也有大观园姑娘们喜欢吃“杞枝脑”的描述，说是贾探春、薛宝钗想吃个“油盐炒枸杞芽儿”，拿出了五百钱让小灶厨子柳嫂去定做……汪曾祺先生对它的评价也很高，他说：“采摘枸杞的嫩头，略焯过，切碎，与香干丁同拌，浇酱酒醋香油；或入油锅爆炒，皆极清香。”

枸杞的果实也可吃。夏日，枝干上开满紫白小花，靓景婆娑，绰约多姿，招来蜂蝶翩跹。花儿零落后，长成一粒粒花生米似的绿莹莹浆果，悠悠在枝茎上。中秋时节，那果子红得透彻，亮得晶莹，似珍珠琥珀，如玛瑙宝石，村里的人叫它为“亮眼灯子”，说是吃了后能明目清火。风干后的小红果，多上餐桌，但不作主菜，只在熬粥、煲汤以及泡茶时少许放上几颗。隔壁三叔公采来后，把它浸于白酒中，



残雪（农民画）

沈国昌

没有当兵经历的人生将是遗憾的。这是从当兵第一天起，常听到的一句话。

我有幸在部队磨炼了四年，除了从文到武，从武到文也可以得益终生，还有一群战友可以相互帮助，互相倾诉。

我曾写过省外的战友，今天要写写同城的战友。阿兴就是本文的主角。入伍前，我们不认识，我家住浙江省慈溪县（1988年撤县设市）长河镇，他家住天元镇，两镇都属长河区。1981年10月29日，我们53位慈溪籍应征青年在余姚火车站坐上厢式货运列车，前往部队。我们部队的首脑机关在江苏省南京市，安徽也有驻军。我不知道阿兴在哪下的火车，我到了安徽省巢湖市含山县林头站才下的车。

我当兵两年多，担任了营部代理书记（军官），经常到南京部队机关汇报军事实力等事项。我住在部队招待所里，爱打听哪有什么老乡，就这样，与在后勤部修理所当兵的阿兴走到了一起。其实，他家离我家只有五六里路，这在部队里是真正的亲人般的老乡了。后来，我每次去机关，见的第一位老乡都是他。

阿兴在部队表现很好，人也长得帅，聪明伶俐，有了好事，领导也会想到他。有一次，我去找他时，修理所的战友告诉我说他到南京市区的军工企业学习技术去了。我直接赶到企业，与他见面。他马上请假，陪我在市区逛逛，吃吃点心。他学的是车、刨、洗床技术，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。我们走在南京市区的马路上，憧憬着退伍后的美好前景。

那时实行三年义务兵役制。由于我俩的技能都不错，尽管正逢百万大裁军，我俩义务服役期

朝花夕拾

李家祠堂

母亲说在她八岁的时候

李家祠堂里安放过她的母亲

李家祠堂

母亲说在她八岁的时候

李家祠堂里安放过她的母亲

折枝头新芽

邱雄飞

制成养生的药膳补品。

“亮眼灯子”颜值虽高，可没人摘它现吃。三叔公说村人“勿识货”“勿懂经”，若取之生吃，更能养眼、护眼，而且还可补身，胜过药店里的眼药水不知多少倍。三叔公小时候读过私塾，有才华，有见识，人称“在头人”（意为聪明人）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就跑到屋后院地里，摘了两三粒红艳艳的“亮眼灯子”，放入嘴里一嚼，又苦又涩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一丝甜的感觉，就吐了出来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去摘吃这种虚有其表的野果了。

退休后，有次去宁夏旅游，到了一个枸杞园，导游说新鲜的“枸杞子”可以生吃。我看其模样与家乡产的“亮眼灯子”差不多，便不敢吃。有人在导游的怂恿下尝试了一下，说是微苦中带丝甜。我不信，也摘了一颗咬了一小口，不知是品种、土地之故，还是自己嘴巴味觉功能的衰败，好像没有小时候吃到的那么苦涩了……

现在提及此事，倒有点感悟：人间百态，人生百味，人的一生可能尽甜，总会遇上些苦难；吃上点苦，并非全是坏事，古人也说过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这样的话。我遐想，要是年少和年轻时敢多吃点“亮眼灯子”的苦，我的眼睛也许不会“老化”得这么早……

椿芽

以前，村子里房屋建筑密度不高，幢与幢、片与片之间大多隔有空地，零星地长上几棵乔木。我家老屋旁边也有树，其中一棵为无主的香椿树。

香椿树与众不同，散发出一股特殊的芳香味，麻雀、布谷鸟、喜鹊还有猫头鹰都喜欢在它枝头上歇脚休憩。春天，其光秃秃的枝干上抽出了色彩不一的嫩芽叶柄：浅

紫、玫红色的，被人们称作“红香椿”；淡青、翠绿色的，叫成“绿香椿”，都可以做菜。“红椿”树枝高，油脂多，萌芽早；“绿椿”树皮褐绿色，味道淡，吃起来不那么腻。村里一些“吃货”视椿芽为“树上野菜”，争相攀摘，也激起了我探索的热情和尝新的欲望。

开春后，上学、放学时我常留意屋边空地中那棵“绿椿”，想占个先手，可它总是挺着干枯的身子在蓝天下展示着沧桑与稳重，不卑不亢，不露笑脸。一直到快近清明节时，才瞧见枝头上萌生出细细的芽儿来，可长得很慢，老是不见芬芳。有天晚上，天气闷热，半夜里下了场大雷雨，早上起身一出门，就嗅到了一股清香，也看到长高的芽苗如同一双双纤纤小手向我招呼。我快步上前，只见每枝芽苗长成了十几厘米高，生出了三五瓣新叶，有三三三两两的，也有一簇一簇的，有点像小女孩的冲天小辫。于是，我迫不及待地爬到树上，动手便折。那苗枝又嫩又脆，一掰就断，一会儿就摘了一大捧。我怕手里的椿芽弄乱，捏得很牢，滑下树时摔了一跤，擦破点皮，屁股也痛了两天。大约过了十来天，那灭了芽的树枝上想不到再一次抽出新苗来，也没想到上次摔倒过的地方又让我获得了新一茬的希望……

村子里的几株椿树只要露了新芽，很快就会被人采走。有一天，我见村口登脑山下那棵大椿树上的叶芽长成二十几厘米高了，还无人采摘，刚爬上去，过路的三叔公急忙叫我别摘，说这是“臭椿树”，嫩芽味道不好，吃了还会肚痛腹泻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树也有臭臭之分。

采来的椿芽，无论做什么菜，都需先焯一下水，除去异味。壮盛的椿芽过水、切碎后，放入油锅炒几下便成，吃上一口，太香太鲜

了；若选“椿芽炒鸡蛋”这道名菜，连“肉鱼都不换”。幼嫩的椿芽也可凉拌，焯后切碎装盘，淋一点麻油即可；若采到很细嫩的短芽，有的人不把它切断，如凤尾，似仙草，吃上一枝，齿颌遗香，真像春天就在嘴巴里。我读高小后，才开始帮着妈妈上灶烧饭、炒菜，但炒煮椿芽、“杞枝脑”等一些有讲究的野菜，我很少掌勺。上面描述的那些烹饪之法，是我看到的或听人说的，以及长大后才知道的。

我们的味蕾，有极强的记忆力，尤其擅长追忆特定时间里的某种味道。我总觉得，椿芽的香味有点异常，且很持久，吃在肚里能逗留半天，与人说话时还会溢出一丝丝香气来，让人爱恨交织。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正因为它的这一特殊气味，弄得一些人难以适应，不敢尝试。对此，隔壁三叔公有个妥恰的比喻，说椿芽好似鲜橄榄，喜欢吃的人爱得死去活来，不想吃的人一闻到它的气味就受不了……

早春，被人们视为“树上野菜”的还有柳芽、榆钱等好几味，但采摘的人很少。三叔公是个老“吃货”，每年春天都会去采集，从不间断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烹饪的，但见过他南风吹，烧酒洒，吃得津津有味的情态。七十岁那年他跌了一跤，行动不便，无奈罢手、罢嘴，自此，村子里也见不到摘柳芽、榆钱的人了。

香椿及柳芽、榆钱都是应季野菜，采摘期很短，顶多只有十来天，若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，就要等到来年春天了。我想人生亦为如此。你看，一天很短，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，就匆匆走近黄昏；一年很短，短得来不及细品春天野菜的滋味，就要去打点秋霜中的山间野果；一生很短，短得来不及享受青葱岁月，就已经两鬓苍苍、步履蹒跚了……

野花急急忙忙地要绽放
母亲的身体里蓄满了雨水和回音
明日里只为我们小辈捧着篮子
她就想细细谛听曾经的山风
一再目睹岩石缝里的山花
和扎破她手指的荆棘丛

思乡

这一路上见着的人
熟悉的，陌生的
陌生的却又熟悉的
母亲说她老得别人认不出她了
当别人喊出她的名字时
她激动地握住人家的手
那些长夜里打磨的时光
那些焦灼里暗暗的忧伤
那些未曾相见里的遗憾
透骨的思乡
如永乐桥下的清溪激流
一泻千里
暮晚的光阴里
终于看见晚霞聚集
一抹夕阳在母亲脸上晃动
我从没有那样爱过夕阳

为了阿兴的事，我来不及赶回来参加同事的婚礼，实在是失礼了。这样的事，我还发生过一次。那天去参加同事婚礼的路上，突然接到一同学的电话，称有一同学遇上了一个困难，让我共同商量一下。其实遇到困难的同学平时也是要好的，但他自己没说，我想他可能不好意思开口，我还是要去下的。我便称宴会后一定去。但同学说：“马上下来，给新郎请个假吧！”呵呵，事后那同事多次说我瞧不起他。哈哈，这有点幽默了。

还是再说阿兴。由于他的户口在农村，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，他在老家也造了别墅，还特地邀请我去参观，称年轻时一心想跳出农村万丈高，而今却想节假日回农村度假。

阿兴的儿子很争气，不久被公司派到俄罗斯工作，后又负责驻外办事处工作，收入可观。阿兴的儿子还把妻子、孩子接到那里，并购买了莫斯科的房子。阿兴也多次去俄罗斯度假，并约我同去，特别是动员我到莫斯科买房。后来他的儿子又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。用阿兴的话说：“莫斯科的房价比慈溪的房价高不了多少，可那里是俄罗斯的首都，各种配套设施完善。”

前年，阿兴突然萌发了到广西北海买房的念头，他约我同去，称退休后可去养老，那里冬季温暖，物价又低。我去过北海，那里的确是个好地方，但我已力不从心了。

阿兴买了一套北海市中心的房子，常携妻子去度假。

阿兴，一位不喜欢广交朋友的老战友，以务实的心态，撑起了一个殷实的家。

老战友阿兴

杜跃清

今后用于工作证上。

退伍后不久，我被特招进入长河镇人民政府。阿兴干农活不甘心，进城又困难。他家有兄弟五人，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他闲赋在家，偶尔到我家聊天。不久，他进入了大队（现称村）办的企业当搓丝工。这工作苦、脏，又没有技术含量，对已掌握多门技术的他而言，有劲使不上。

他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进城工作，娶城市的妻子，住城市的楼房。这也是我向往的，但这似乎是天方夜谭。

我在镇政府工作几个月后，进城到轻工业企业当工人，户口也迁入了城区。尽管当一线工人，但福利比政府部门好，否则，工业副县长的儿子也不会成为我的工友了。

没过多久，阿兴奇迹地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工作，虽是临聘的货车司机，户口还在农村，但总算实现了进城工作的愿望。一年后，他当了厂城的轿车司机。那是一辆价值近四十万的轿车，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绝对是豪车了。

我在一线工作两年后，已调任为另一企业的领导。有一个星期天，我打算回老家，阿兴一定要开着轿车送我去了。到了老家，邻居老人们说：“阿清从小聪明、听话，现在当了县城的官了，回家也用轿车送了……”阿兴为我撑面子了。

我们都在城区安了家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我考入

上林诗苑

旧屋（外三首）

应爱卿

这些沉静的，灰扑扑的墙
母亲熟悉它们
年久失修的老屋里
母亲找寻着她年少时的柴刀
那月色下的山路
随便哪条都可以
通往山下的村子
而面前平坦的水泥路
母亲迈出的每一步
缓慢得找不到路口
这低低的春寒
低低的光
低低的走过的尘世
这是母亲梦游的故乡

李家祠堂

母亲说在她八岁的时候

李家祠堂里安放过她的母亲

李家祠堂

母亲说在她八岁的时候

李家祠堂里安放过她的母亲

母亲说在她八岁的时候

李家祠堂里安放过她的母亲